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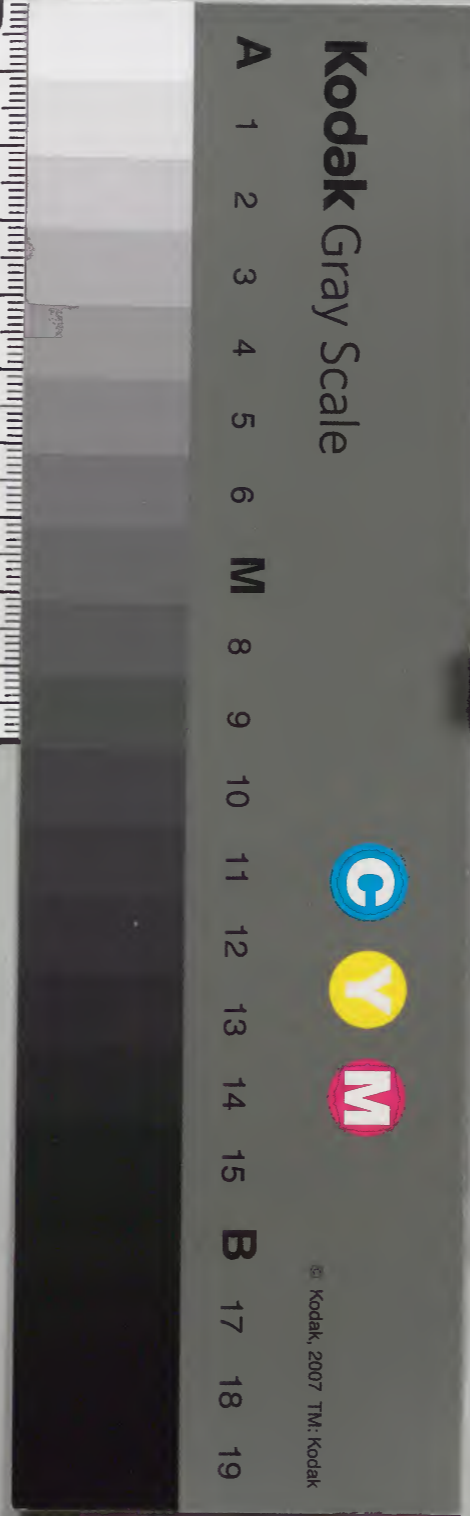
遜世編

四冊

漢書門類
九七六一號
函架
二一六冊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九七六一號
函架
二一六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61
冊數 6 (4)
函號 308 75



遜世編卷九

淺草天庫

高隱二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賙悉辭不受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于海外遂與邴原王烈等至遼東廬于山谷時避難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隣人有牛暴寧田寧為牽牛著涼處自與飲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慚若犯嚴刑寧所居屯落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鬪閱寧

多買噐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寧乃各相悔責不復鬪訟曹操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曹丕篡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皆受而藏諸旣而西渡盡封還之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卽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詔以寧爲光祿勳又詔青州刺史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所在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固辭正始二年中書侍郎王基薦寧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篳門偃息窮巷飯鬻糊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于是特具安車蒲輪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常坐一木榻積五十五年未嘗箕踞當膝皆穿著皂帽布襦惟祠祭加箸單衣絮巾少喪母不識形象特加觴泣遼東郡國圖形府殿號爲賢者

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郡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奇之聽受業太學後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葦喪去官復除太丘長修德清淨百姓以安沛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去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人多逃避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在鄉閭

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且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人未必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節巾待終而已累見徵命俱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年八十四卒于

家

王烈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少師事陳寔以行義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旣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竝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年七十八終于遼東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尙書玄少好學師事京兆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筭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

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玄因從質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及黨事起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迫脅玄不得已一詣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汝南袁紹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送迎玄以病乞還家年七十四卒于家遺令薄葬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

曰鄭公鄉號其里曰通德里門

任安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少游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公車徵皆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常讀史記魯仲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號爲任徵君年七十九卒于家

龐公

龐公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于壟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反

姜岐

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邳人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玄爲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爲功曹岐稱病不就玄怒勅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玄怒益撻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義栖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守之玄怒乃

止岐于是高名逾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
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爲事教授者滿于天下營業
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
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爲茂才爲蒲坂令皆不就以壽
終于家

檀敷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少爲諸生家貧而志清不
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
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卽位
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以
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
十卒于家

張璠

張璠字子明養志不仕璠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
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
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
太祖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
復異者郡累上璠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

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璿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正始元年戴鷲之鳥巢璿門陰璿告門人曰夫戴鷲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咏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

扈累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鳥情常食青箱芫華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壤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甌甑爲障施一厨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咏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裁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禪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

求美衣弊緼故後一二年病亡

杜微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于廣漢任安劉璋辟爲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王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旣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于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觀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

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惓惓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勲于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

王儁

王儁字子文汝南人少爲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昺善曹操爲布衣特愛儁儁亦稱操有治世之具及

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操會之會者三萬人操于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爲百姓請命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爲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儁者一百餘家帝之都許復徵爲尙書又不就年六十四以壽終于武陵

荀靖

荀靖字叔慈潁川人少有儁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曰八龍闔門悌睦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字慈明亦以才顯于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及卒學士惜之誅靖者二十六人潁陰令丘楨追號靖曰玄行先生潁川太守王懷亦謚曰昭定先生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始避地冀州不應袁紹之命遁還鄉里魏武帝辟昭昭自陳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趨勉卒雅尙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

耕樂道以經籍自娛賊寇陸渾自相約誓胡居士賢者也不得犯其境正始中何楨等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

徐幹

徐幹字偉長北海人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魏帝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帝與吳質書曰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節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行於世

張芝

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大司農奐之長子自少博學持高操文爲儒宗武爲將表大尉辟公車徵皆不至人稱張有道雅好草書每臨池水爲之墨韋仲將謂之草聖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無家屬于郡北山下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

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往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從游三年問其所圖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于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繇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胡爲懷道迷

邦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
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揚揚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
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
娛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道可殮何為棲棲自使疲
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于靈緼袍
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
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玩豈合物情玄鳥紆幘
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
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
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闕
我卑願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為貴動以九州為狹靜
以環堵為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寢處惟有一石
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
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
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
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于

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蟣蠃以資
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
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
濁代念與屈生同污同泥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
溺豈有辱身屈意于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
毛盡戴言者大慚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
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
章丹陳珠二人竝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儻又能隱
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拔刀破舌吞
刃吐火雲霧杳冥威光電發統兄弟欲往觀之而難
統共給俱行統入門忽見丹珠驚愕而走破藩直出
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侯爲之悲惋蠨螋
之氣見君子尙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
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
陷華父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遂隱牀上被髮而
臥不復言後其母病篤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
王公並至浮橋士女駢填統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
人車乘來者如雲竝不之顧太尉賈克怪而問之答

曰會稽夏仲御也克使問其土風統曰其人循循猶
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
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施
正櫓折旋中流奮長稍而直逝者三風波振駭雲霧
杳冥觀者皆悚遽克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
仕卽俛而不答克欲耀以文武鹵簿覲其來觀又使
妓女服袿襦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克等
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
終

朱冲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
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于林
下大慚以犢還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
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咸寧四年詔補
博士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
行敦悅典籍者其以冲爲太子右庶子冲每聞徵書
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羗
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

村無凶人毒蠱猛獸皆不爲害卒以壽終

范喬

范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詣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媿辭弱冠受業好學不倦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竝棄學業絕人事待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于朝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其爲伯夷叔齊復存于今如其疾篤益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

父疾名德著茂不加敘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中詔求廉讓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叅選敘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德真純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于喬特發優論又吏部郎郗隆亦思求海內幽遜之士喬供養衡門至于白首于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外黃令高頴嘆曰

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
未嘗經于官曹士之貴異于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
義信矣其行身不穢爲物所嘆服如此卒年七十八

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
公子因爲氏焉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游惟
以閒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構思
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卽便疏之賦成
時人未之重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
其賦序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
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咲與弟雲書
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
及思賦出機絕嘆服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王罔
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及張方縱暴都邑舉家適冀
州數歲以疾終

王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父儀爲文帝司馬東闕之
役帝問于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

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邪遂引出斬之哀少立
操尙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
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
臣朝廷也于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
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
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
竝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
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哀遂棄之知舊有致遺
者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
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
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屨送所
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
衣出迎之哀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
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之一縣
以爲恥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

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
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年六十六卒

魯勝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初
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
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
舉中書郎皆不就

許攸

許攸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
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
論語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攸聞問盡哀負擔奔赴
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
骨立柱而能起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
人之助或愍攸羸憊苦來求助攸晝則不逆夜便除
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攸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
宿墓所列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攸悲
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于
所犯栽下攸悵惋不已乃爲作冢埋于隧側猛獸卽

于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
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基次烝
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
圃交頸同游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
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
惟晝夜讀誦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
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
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
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蠱猛獸
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
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竝
固辭竟以壽終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恭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
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
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于殺祖父母

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
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之禮旣滅大亂作矣因著無
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
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
所盟會狄泉卽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
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
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檐入蜀莫知所終

汜毓

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
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亦無常主毓
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于墓所三十餘載至
晦朔躬掃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
武帝召輔南陽王文學祕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
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
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
以三隅示之合三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
凡所述造七萬餘言年七十二卒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
郡守曾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
崩遽出得免祖郡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
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
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
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
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
亾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
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亾於家卽斂於講
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
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
士再徵竝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否永
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博露車載尸葦席
瓦器而已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修
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爲零陵
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爲

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按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爲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奏可而朝不就終于家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錢之爲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于空版漢祖克之于羸二文君

解布裳而被錦綉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
皆錢所致由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
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忿爭非錢不
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
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
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
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蓋疾時者共
傳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張薦

張薦隱居願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爲屋常
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汜騰

汜騰字無忌敦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
官還家太守張閔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
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
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
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江惇

江惇字思悛陳留圉人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
儒玄並宗每以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
未有不徇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非
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
之蘇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太尉郗鑒徵爲兗州治中
又辟太尉掾康帝爲司徒亦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
爲儒林叅軍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嘯咏林藪養
志二十餘年太守阮裕長山令王濛皆一時名士竝
與惇游處深相欽重卒時年四十九友朋相與刊石
立頌以表德美云

任旭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郡將
蔣秀請爲功曹秀居官貪穢旭正色苦諫不納謝去
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嘆曰任功曹
真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
郎中州郡仍舉爲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博
求清節雋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
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尙隱遯辭

疾不行元帝初鎮江東召爲參軍旭固辭以疾後帝
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爲左丞相辟爲祭酒竝
不就明帝卽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
尙書以稽留除名咸和二年卒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
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
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喪母毀瘠殆于滅性不
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聖人制禮令賢
者俯就不肖企及若毀性無嗣更爲不孝陋感此言
然後從吉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
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宜引在府溫歎曰會稽
王尙不能屈非敢擬議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
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
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
卒以壽終

韓績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其先避亂居于吳之嘉興父建

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衣蔬食
不交當世由是東土竝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
以爲椽不就咸康末會稽內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
安車束帛徵之尚書令諸葛恢奏績名聞猶輕未宜
備禮于是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于家

劉鯈 邴郁

高密劉鯈字長魚城陽邴郁字弘文竝有高名鯈幼
不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郁魏徵士原
之曾孫少有原風勅身謹絜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
拱恂恂舉動有禮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鯈郁
竝被公卿薦舉于是依績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
郁辭以疾鯈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各以壽
終

翟湯

附 子莊 孫矯 曾孫法賜

翟湯字道深潯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
耕而後食人有餽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
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
就隱于縣界南山始安太守于寶與湯通家遣船餉

之勅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
致乃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爲惠而更煩之益
愧嘆焉咸康中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薦之成帝徵
爲國子博士湯不起建元初安西將軍庾翼北征石
季龍大發僮客以克戎役勅有司特蠲湯所調湯悉
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旨一無所受湯依所調限放
免其僕使令編戶爲百姓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
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于家

翟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
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
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獵自我
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鈎豈
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葦門歆菽
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竝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矯
亦有高操屢辭郡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
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翟法賜潯陽柴桑人曾祖湯祖莊父矯竝高尚不仕
逃避徵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室廬山頂喪親後便不

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辟一無所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跡幽深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月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于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埒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不受嘗以車獵道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不取直亦不告姓名與翟湯俱爲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躬往追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刃于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刃于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沒取之翻于

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開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矣車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爲長史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麟之于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枉駕宜先詣家君冲乃造其父父命麟之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話父使麟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勅人代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麟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聞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去麟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嘆息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麟之聞其有患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營殯其仁愛隱惻若此

索襲

近世紀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于陰陽之術著天文地里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嘆涕泣或請問不言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嘆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目之所好者五色耳之所玩者五音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于恍惚之際兼重玄于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忘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謚曰玄居先生

索統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

問者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統曰昔入
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
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
也澹命爲西閤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
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
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
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
家

虞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祿潭之族也父察吳征
虜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爲功
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
上疏薦喜懷帝卽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
循爲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
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
夫興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
雅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
虞喜並潔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

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恒舉喜爲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克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闡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俯綜廣探博聞彊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疏奏詔曰尋陽翟湯會稽虞喜竝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竝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永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朝廷遣就喜諮訪焉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傳兼覽織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略注孝經爲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於世年

七十六卒無子弟豫自有傳

孫晷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壟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持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見人饑寒竝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會稽虞喜隱居海嶠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爲妻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爲梁鴻夫婦司空何克爲揚州檄晷爲主簿司徒蔡謨辟爲掾屬竝不就尙書張國明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

何準

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竝不就兄克爲驃騎將軍勸其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克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塔廟而已徵拜散騎郎不起年四十七卒追贈

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恢以父素行高潔表讓不受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土牀夏則并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詠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暉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暉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尠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隱于平郭南山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暉徵至鄴及見暉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歲餘詐狂暉送之平郭後符堅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何琦

何琦字萬倫司空克之從兄也年十四喪父哀毀過

禮性沈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
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
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爲叅軍不
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服闋乃慨然嘆曰
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
祿私展供養一日竢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
質塵黷清朝哉于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
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司空陸玩太尉桓
溫竝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
軍欽其名行召爲叅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
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年八十二卒

宋纖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
隱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者三千餘人
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顒齊好友善太守楊宣畫其
象于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
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
焉纖拒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

形不可覩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
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
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注論語及爲詩
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遣使備禮徵爲太
子友逼喻甚切纖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
敢稽停明命遂至姑臧祚遣其子太和以執友禮造
之纖稱疾不見贈遺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上疏曰
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歿素有遺
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
土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
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先生

郭荷

郭荷字承休洛陽人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
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
究群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
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
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
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玄德先生

祈嘉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聽
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
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
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為書生都養以自
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
人竟以壽終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
鎮軍郗愔召為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
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
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
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

附 子勃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太
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
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郟縣孝武帝
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

進世緒
逼不已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
逵潛詣之與珣游處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遯不反
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
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且年垂耳
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
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
請絕召命帝許之逵復還剡後王恂爲尙書僕射復
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復不至長子勃有父
風義熙初以散騎常侍徵不起尋卒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
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
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尙隱
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
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
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竝不就
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
辭之庶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

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
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尙
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程爲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
易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
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年五十四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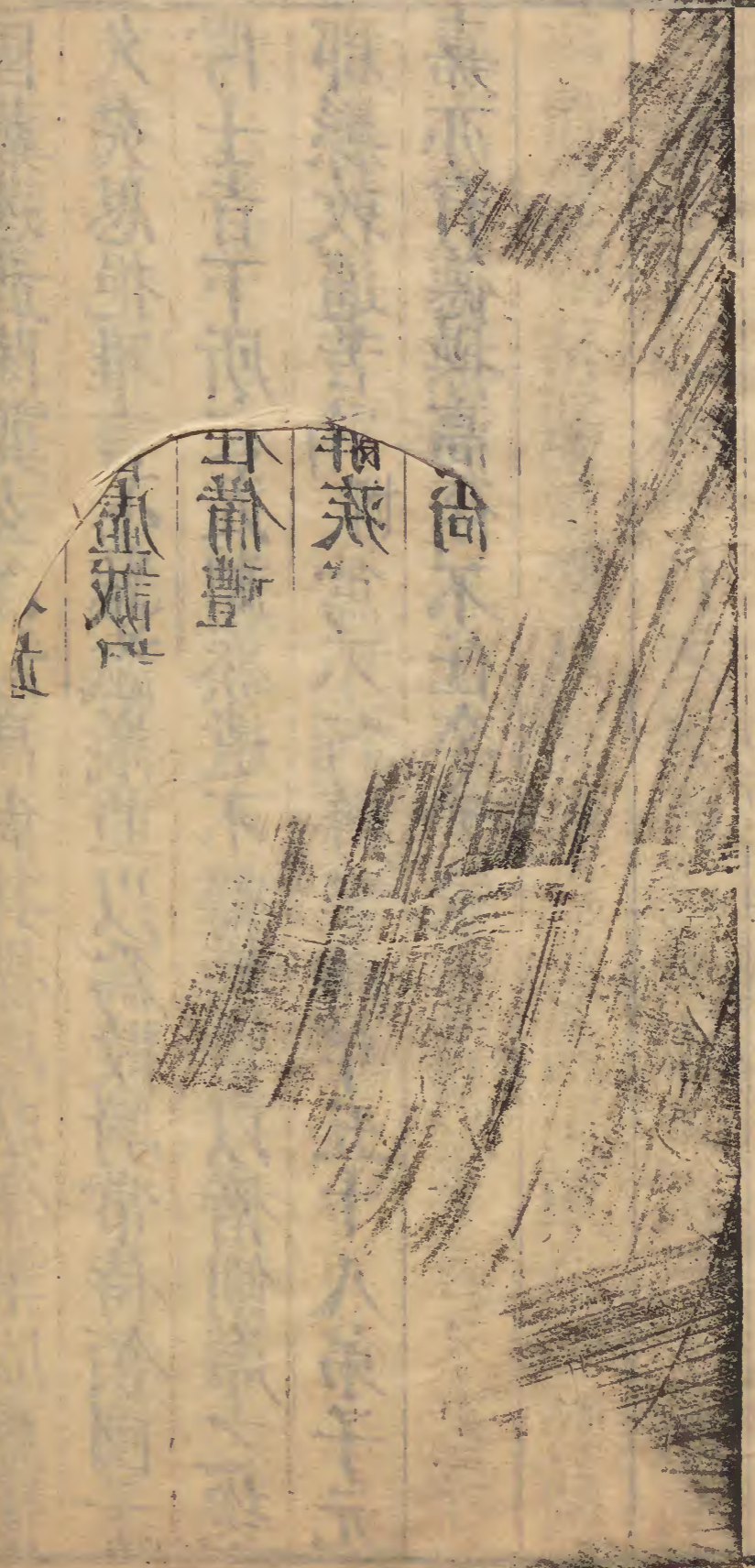
龔玄之

附

弟子元嘉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好學潛默安于陋巷州
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
搜揚幽隱故空谷留繫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譙
國戴逵武陵龔玄之竝高尚其操學弘儒業朕虛懷
久矣思挹雅言虛誠諷議並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
博士旨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席之望
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弟子元
嘉亦有德操高尚不仕卒于家

遜世編卷九 終



遜世編卷十

高隱三

戴顒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父達兄勃竝隱遜有高名顒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父善琴書顒竝傳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竝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顒制十五部顒又制長弄一部竝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

恨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
勃疾患醫藥不給顓謂勃曰顓隨兄得閑非有心於
語默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顓當干祿以自濟耳乃求
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及
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
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注禮
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
行便去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宋國初建元嘉中
徵竝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
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憇於
此義季亟從之游顓服其野服不改常度文帝每欲
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
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顓合何嘗白鵠
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十八年卒

張野

張野字萊民居潯陽柴桑與陶淵明有婚姻之契學
兼華梵累徵不就庾悅以其貧徵爲散騎常侍笑曰
古人以容膝爲安屈志就祿非吾志也乃入廬山依

遠公研味釋典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宋武帝領荊州辟少文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惠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閒居無事武帝召爲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爲記室參軍並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自贍頗營稼穡武帝勅南郡長給吏役又數致餼資辟召少文與雁門周續之並爲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及元嘉中頻徵竝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趨衡陽王義季爲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爲諮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睹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于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少文孫測亦有祖風

周續之

附

劉遺民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于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于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旣而閒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劉毅鎮姑熟命爲撫軍叅軍徵太學博士竝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尙峻節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俄辟太尉掾不就武帝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曰真高士也尋復南還武帝踐祚復召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于矍圃之義辨析精奧稱爲名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于世無子兄子

景遠有續之風

王弘之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少孤貧爲外祖徵士何淮所撫育晉安帝隆安中爲琅邪王中軍叅軍遷司徒主簿性好山水求爲烏程令尋以病歸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叅軍時琅邪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責其言每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荊州刺史桓偉請爲南蠻長

史何無忌請爲右軍司馬高祖命爲徐州治中從事並不就家在會稽上虞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寧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竝相欽重弘之四年卒時年六十三顏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爲事但恨短筆不

進士編 高隱 五
足書美誅竟不就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祖惔尚書祠部郎父粲秘書監
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文籍爲太原王恭所稱
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
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
法崇嘆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
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
尉叅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
顥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
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
草蕪徑惟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
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爲廣州刺
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卽日命駕東
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

劉凝之

附 兄盛公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父期公衡陽
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

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
其德行辟召皆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遣送豐麗
凝之悉散之親屬妻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
夫妻共乘薄笨車入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有
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令家中覓新者
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之不肯復取元嘉
初徵爲秘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
陵竝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脩民禮人或
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
未聞巢許稱臣堯舜荊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餒斃餉
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
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
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
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五十九

龔祈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從祖玄之父黎民竝不應
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嘆曰
此荆楚之僊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

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孫康

孫康字伯翳太原人放情物外棲志丘壑家貧常映雪讀書交游不雜與王亮范雲交好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孫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正可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棲棲役曳若此此嵇康所不堪予亦未能也

宗彧之

宗彧之字叔粲少文從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少文而真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宋元嘉初大使陸子貞觀採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宜枉軒冕之客子貞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于家

宗測

附 尚之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嘆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齊驃

遊世錄 卷之三
騎豫章王疑徵爲叅軍不起測答府召云何爲謬傷
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自負土植松柏疑復遣書請
之辟爲叅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
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柱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
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永明三年詔徵太
子舍人不就欲游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尚
于壁上測長子賓宦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爲南
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
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
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魚復侯
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在疾尋山採藥遠
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
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子響不告而
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
悅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
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
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頃之測送弟喪還西
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惟與同志庾易劉虬宗人

尚之等往來講說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別駕宗
忻口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
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
蘇門于行鄣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
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嘗游衡山
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之亦好山澤徵辟一
無所就以壽終

沈道虔

附 慧鐸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
孔恩亂後饑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
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
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于戴逵王敬弘深貴重
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
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
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
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
還常以摺拾自資同摺者或爭穠道虔諫之不止悉
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

冬月無複衣戴顓聞而迎之爲作衣服并與錢一萬
及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
年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
厚相資給受業咸得有成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
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騎侍
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
請像舉家感動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
書爲樂孜孜不倦文帝勅郡縣使隨時資給卒年八
十二子慧鋒修父業不受州辟

孫法宗

孫法宗吳興人父遇亂被害尸骸不收母兄竝餓死
法宗年小流迸至年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
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而有禮以父喪不
測于部境之內尋求枯骨刺血以灌之如此者十餘
年不獲乃縗絰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世祖初揚州
辟爲文學從事不就

郭希林

附 子蒙

郭希林武昌人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

業徵州主簿秀才衛叅軍竝不就元嘉初吏部尙書
王敬弘舉王弘之爲太子庶子希林爲著作佐郎後
又徵員外散騎侍郎竝不就卒年四十七子蒙亦隱
居不仕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
遠爲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
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
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竝以儒學總監諸生時

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尙之立玄學
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叅軍謝元立文學
凡四學竝建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
山公卿以下竝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爲築室於鍾山
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生講喪服經次
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
五年卒於鍾山年六十三子肅之頗傳其業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祖愷之晉右衛將軍父濤揚州

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爲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撈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繪綵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能言理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郡命功曹州辟從事舉秀才竝不就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凱友善凱亦嗜酒相得輒酣對飲盡懽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竝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熟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凱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旣覺引臥具去體謂凱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凱亦爲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峻爲東揚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峻餉吟米二斛吟亦辭之百年卒山中時年八十七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許昭先

許昭先義與人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家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竝疫病死亡家貧無以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竝幼贍護皆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拔爲征虜叅軍昭先以親老不就本邑補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元嘉初西陽董陽五世同財爲鄉邑所美會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揚州辟文學從事不就

王素

附

劉睦之

州韶

王素字休業琅邪臨沂人高祖翹之晉光祿大夫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初爲廬陵國侍郎母憂去職服闋廬陵王紹勸素脩舊居素不答乃輕身往東陽隱居不仕頗營田園之資得以自立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世祖卽位欲搜揚隱退辟爲太子舍人江夏

王義恭辟爲倉曹屬竝不就素旣屢被徵辟聲譽甚
高山中有蚊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
素乃爲蚊賦以自況卒年五十四時又有宋平劉睦
之汝南州韶亦隱身求志睦之居交州除武平太守
不拜韶字伯和築室湖孰之方山徵員外散騎侍郎
不起

郭世道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
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
家貧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
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
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
傭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爲
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帽仁厚之風行于
鄉黨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于山陰市
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求以
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已錢克數送還
之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元嘉四

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
嘉之勅郡榜表閭門蠲其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
行焉太守孟顓察孝廉不就

關康之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揚人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
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顏延之等當時名士
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帔席松葉枕一
塊白石而臥了不相盼咨嗟而退晉陵顧悅之難王
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
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筭妙
盡其能徵辟一無所就棄絕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
爲臧質車騎叅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
康之時得病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
餘年時有閒日輒臥論文義宋孝武卽位遣大使巡
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情約
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
尤善左氏春秋宋明帝太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
辭以疾卒年六十三

辛普明

辛普明字文達少就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帳施靈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遂侵螯僑居會稽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爲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寔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疑爲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

樓惠明

樓惠明字智遠東陽人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害自惠明居之無復辛螯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之間唐寓之祆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爲有先覺齊武帝勅爲立館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爲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

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
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表
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太祖卽位手詔
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勅於剡
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卒年八十六

明僧紹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舉秀才明經有儒術永光
中鎮北府辟功曹竝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
淮北沒虜乃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
昇明中太祖爲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
幣之禮徵爲記室叅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
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
水石竟不一入州城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
山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尙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
不相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籜冠僧紹聞
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
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
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

進士紀 高隱 六
耳永明元年世祖勅召僧紹稱疾不肯見詔徵國子
博士不就卒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莒人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
著嫡寢論掃洒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甘珍未嘗
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
卷隱居京口齊高帝爲揚州刺史徵爲主簿不到建
元中司徒褚彥回啓高帝稱述其美以置祕閣榮緒
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尙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
釋教誠竝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
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
先生永明六年卒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時
號爲二隱

何求

何求字子有廬江灑人清退無嗜欲除征北叅軍事
妻亡還吳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居波若寺足不踰
戶人莫見其面明帝崩出奔國哀除爲司空從事中
郎不就乃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

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
復除黃門郎不就世祖以爲太中大夫又不就七年
卒年五十六初求母王氏爲父所害求兄弟以此無
宦情求弟點胤別有傳

庾易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
刺史豫章王辟爲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川獨
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
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
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
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
致遺易以連理機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
爲司徒主簿不就卒

杜京產

附 孔道徽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京產少恬靜閑意榮宦
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覲清剛有峻節一見而
爲款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除奉朝請不就
與同郡顧歡同契孔稚珪周顒謝瀹竝致書以通慤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幼而俊敏及長博通經
史有高尙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淚彌
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
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
損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

沈麟士

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卽跣而
反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
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尙之抄撰五經訪舉學
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尙之深相接及至尙
之謂子偃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
豈可澄清淆濁邪汝師之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
歷觀四部畢乃嘆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
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
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

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
大守孔山士辟不應隱居餘于吳差山講經教授從
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差
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征北張永爲吳興請
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欲一觀之乃住
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
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
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卿有蹈東海死耳
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郎沈約竝表
薦之徵皆不就麟士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
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
以火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
人以爲養身靜嘿所致梁天監元年與何點同徵又
不就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
爲終制年八十六卒

王晞

王晞字叔朗閒淡寡欲母終後遨遊鞏洛悅其山水
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

然有終焉之志人士謂之物外司馬

吳達之

附 何伯璵 幼璵 王文殊

吳達之義與人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冢
槨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
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
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閒廢建元三
年詔表門閭又有何伯璵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
子及長為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鄉
里呼為人師郡守下車莫不脩謁永明十一年伯璵

卒幼璵少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
年竝八十餘王文殊吳興故鄰人也父沒虜文殊思
慕泣血蔬食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瀟板為曹不就

吳苞

附 趙僧巖 蔡薈

吳苞字天蓋濮陽鄆城人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太
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塵尾蔬食二十餘
年與劉瓛俱於褚彥回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
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也齊隆昌元年徵為太學博
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及江祐徐孝嗣共為立館於鍾

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其儒者自劉歆以
後聚徒講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壽終時有趙僧巖蔡
蒼皆有景行慕苞爲人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
衣而去後忽爲沙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
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
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爲知
命蔡蒼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
敷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
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祖父竝郡掾史伯珍少
孤貧以竹葉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隣
皆奔徙伯珍累床而止讀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
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
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
淹竝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好釋氏
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旱伯珍筮之如期雨澍舉動有

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
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後漢龍丘萇隱處山多龍鬚
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伯珍移居之門前生
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
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永
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辟義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
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卒年八十四

韋夔

韋夔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
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職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
命太祖聞夔養高不仕備加禮命竟不能屈所居之
宅枕帶林泉夔對翫琴書蕭然自樂時人號爲居士
有慕其閑素者載酒從之夔亦接對忘倦明帝卽位
禮敬逾厚乃爲詩以貽之夔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
悅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建德中
夔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遽蔭束體王孫
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
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廣

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脯奠食於事彌煩可
朔望一奠仍薦素蔬親友欲以物弔祭者竝不得受
卒年七十七

何點

何點字子哲廬江潯人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
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害妻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
性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宦尚之彊爲之娶琅琊王氏
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容貌方雅博通
羣書善談論不入城府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

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
人號爲通隱兄求亦隱居吳郡虎丘山求卒點菜食
不飲酒訖于三年腰帶減半宋徵太子洗馬齊累徵
中書郎太子中庶子竝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
會稽孔稚珪爲莫逆友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
珪爲築室焉園內有卞忠貞冢點植花卉於冢側每
飲必舉酒酌之王儉爲宰相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
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
良就見法輪寺角巾登席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

述古紀 高隱 三六
杯徐景山酒鎗點少時嘗患渴痢積歲不愈後在吳
中石佛寺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
自此而差時人以為淳德所感既老又娶魯國孔嗣
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
之人莫喻其意也梁高祖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物
色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恩禮
如舊徵為侍中辭疾不赴天監三年卒時年六十八

何胤

何胤字子季點之弟也年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既
長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
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
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起家齊秘書郎遷太
子舍人出為建安太守為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
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入為尚書三分郎不拜遷司
徒主簿注易又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為隱義鬱林
嗣位胤為后族甚見親待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
書令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築室郊外號曰小
山恒與學徒遊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

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竝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竝不就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以清幹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一無所納幼至孝性沉靜雖與童兒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年十六父喪不服絲纊雖蔬菜有味亦吐之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

戚咸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梁武起
兵圍建鄴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隣人墓樵以繼火孝
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惟一鹿牀竹樹
環繞御史中丞任昉欲造而不敢望而嘆曰其室雖
邇其人甚遠其爲名流所欽尚如此天監十二年與
吳郡范元琰俱徵竝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
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
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
由已何關人世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有疾兄弟欲
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合
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
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
視果獲此草毋得服之遂愈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
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著無以驗也及布卦
旣揲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
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所謂
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遁卦
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

傳上自炎皇終於天監末斟酌分爲三品言行超逸
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
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
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磨慶可驂
何以異夫驥駮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
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王諸子篤涓陽
之情歲時之貢無所受納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
賤不應爲王侯姻戚邂逅所逢豈開始願卒年五十
八門徒追論德行謚曰文貞處士初孝緒所撰高隱
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敞劉訐覽其書曰昔
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邪訐
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
輒獲麟於二子敞訐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訐兄
絜錄其所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母夢兩天人手執香爐
來至其所已而有娠幼有異操年四五歲以荻爲筆
畫灰中學書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

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
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
朗目疎眉細形長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
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善琴碁工
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
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
多取決焉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虎門上表辭祿詔
許之賜以束帛勅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
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
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
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
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
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卽以隱居
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
仙藥身旣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
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
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
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

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又常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脩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齊未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及梁武兵至新林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今弟子進之武帝卽位恩禮愈篤手勅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竝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欲斃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

鄧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
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談論數日而去簡文
甚敬異之大通初獻二丹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竝
爲佳寶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香氣累
日氛氳滿山遺令薄葬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
夫謚曰貞白先生

韓懷明

韓懷明上黨人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屍疰每發輒
危始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
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
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
墳贈助無所受家貧常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
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
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
家禽焉服釋乃去旣除喪蔬食終身衣食無改天監
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諸葛璩

諸葛璩字幼玖琅琊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

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
璩有發擿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
祀薦璩於明帝言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如其簡選
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
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槩餉穀百斛梁
天監中舉秀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
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璩處身
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
益以此宗之卒於家

沈顛

沈顛字處默吳興武康人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
徐孺子之爲人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
處一室人罕見其面顛從叔勃貴顯齊世每遣吳興
賓客填咽顛不至其門勃就之顛送迎不越於闔勃
歎息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俄徵爲南郡王常侍不
就顛內行甚脩事母兄最孝友爲鄉里所稱慕永明
三年徵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永元二年徵
通直郎俱不赴顛素不治家產值齊末兵荒與家人

并日而食或有饋梁肉者閉門不受唯以樵採自資
怡怡然不改其樂天監四年大舉北代訂民丁吳興
太守柳惲以顛從役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責之惲大
慙厚禮而遣之其年卒於家

劉慧斐

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少博學能屬文起家安成王
法曹行叅軍嘗還都途經薄陽遊於匡山遇處士張
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住居東林寺又
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號爲離垢先生
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
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太宗臨
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
有張劉之盛矣卒年五十九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塘人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
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
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性謙敬不
以所長驕人家貧惟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

近世紀
三
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爲誰
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啟其名願不泄也於是
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代木爲橋以
渡之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居常不出城市獨坐
如對嚴賓見之者莫不改容正色沛國劉璫深加器
異嘗表稱之齊建武二年始徵爲安北叅軍事不赴
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辨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
宏辟命不至卒于家時年七十

劉訐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幼稱純孝父母繼卒居喪哭泣
幾至滅性弔者莫不傷之後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
昆姊孝友篤至自傷早孤人有悞觸其諱者未嘗不
感結流涕長兄絜爲之娉妻尅日成婚訐聞而逃匿
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不就主者檄召
訐乃挂檄於樹而逃訐善玄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
劉歊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
焉之志天監十七年卒於歊舍時年三十一臨終執
歊手曰氣絕便歛歛畢旣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說饗

祀無求繼嗣歆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
謚曰玄貞處士

劉歆

劉歆字士光訐族兄也祖父世爲二千石皆有清名
歆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群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
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一讀莊子逍遙
篇曰此可解耳客因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
每異之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訐竝隱
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常欲避人

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霽杳從宦少時好施務
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距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
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天
監十七年著革終論言死生之事欲翦截煩厚務存
儉易歛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塹
塹足容棺不須塼甃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
願成余志幸勿奪之明年疾卒時年三十二歆幼時
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歆曰心力勇猛能精
死生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歆旣長精心

學佛有釋寶誌遇歌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
淨登佛如此三說歌未死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柿
歌謂兄子弁曰吾不見此實余其勿言至秋而亡人
以爲知命親故誅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庾詵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
綜緯候書射棊筭機巧竝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
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產業嘗
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

旣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詵嘿然不
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誣爲盜者被治劾妄款詵詵
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
隣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其行
多如此類梁高祖少與詵善雅推重之乃起義署爲
平西府記室叅軍詵不屈平生少所遊狎河東柳惲
欲與之交詵距而不納普通中詔爲黃門侍郎稱疾
不赴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
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

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
年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
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
生彌陁淨域矣高祖聞而下詔謚貞節處士

張孝秀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少仕州中從事史遭母憂
服闋爲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
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
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穀皮巾
躡蒲履手執并欄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臥於石
博涉群書專精釋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
明習普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室中皆聞有非常香
氣簡文聞而悼之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鄢陵人少沈靜有志操是非不
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
陽劉虬彊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
流七略咸所精練郡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

同遊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居于土臺山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遊處又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加欽重徵州主簿湘東王聞之亦攀爲法曹叅軍竝不赴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陝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深相賞接留連月餘日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卒年六十

馬樞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數歲而孤爲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遇侯景之亂舉兵援臺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確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

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東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
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
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
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文
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
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固
辭以疾門人勸請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
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
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
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自精洞黃能視閭中物
有白鷄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
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卒

張昭

張昭字德明吳郡人幼有孝性色養甚謹禮無違者
父煖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
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博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
不衣綿帛不食鹽醋日唯食一升麥屑粥而已父服
未終母陸氏又亡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親友

見者莫識焉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
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
固辭不受兄弟並因毀成疾昭失一眼乾亦中冷苦
癖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胤俱絕

遜世編卷十 終

